半水遺稿　下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六四二〇號
十四函
六架
四冊

内閣文庫
和　書　類
二六四二〇號
四冊
二〇六函
一二架
（三ホ）

詩集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420
冊數　4 （ 3 ）
函號　206　22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半水遺稿巻之下

杉原烽文林

庸醫説

人而不知人之道。則不能為君子也。醫而不知醫之道。則不能為良醫也。夫不能為良醫。則庸醫耳。不能為君子。則庸夫耳。故人欲為君子。則考之六經。而求之堯舜孔孟。然後可以識天理人情之公。而免為庸夫矣。醫亦然。因醫之六經。以求醫之孔孟。然後可以辨五脈六氣之運。而免為庸醫矣。今夫軒皇岐伯猶我堯舜也。華佗扁鵲猶我孔孟也。仲景思邈猶我程

内閣文庫
淺草文庫

朱也。所謂素問靈樞諸書。猶我六經也。故覈求素問
靈樞之精。遡於軒岐華扁張孫之聖。然後投劑而無
不痊。救人之横夭。世乃仰以為良醫。固可也。近世不
之醫師。而獨精於醫書者。絶尠矣。夫精於醫書者少。
則百醫百庸。未可與論醫道也。凡今之醫。容貌之偉。
衣服之美。望之肥白如瓠。而實不解一丁字。其心謂
素問靈樞是其古矣。不若衆方規矩之易曉。牛溲馬
渤何等藥。不若陳皮茯苓之便。其無所得於内也如
此。而徒隆其體望。重其居止。人雖請藥。不敢輙投劑。
竭蹶懇請乃與藥。不痊者委之天。偶有治者。則鶴望

以族餽謝矣。或餽謝不厚。則後招之而不應。貿貿然
惟利是鶩。人亦誤為良醫而不察。彼亦抗然雄踞於
醫林。始将臣彼仲景輩而奴思邈之徒也。試使仲景
思邈視之。必将捧腹絶倒之不暇也。然則世之所以
為良醫者。自仲景思邈視之。猶未免為庸醫也。況世
之所以為庸醫者乎。是庸中之又庸。腐中之又腐。噫
天下無醫而不庸醫。則天下無良醫也。明矣。庸醫乎
庸醫乎。人謂之醫。而我不謂之醫也。人謂之醫。而我
獨否者。不知醫道也。雖然醫之為庸。人皆知之。曾不
知自為庸夫。抑又何心哉。因作庸醫説。使醫知所嚮。

乎諗世間不知人道者矣。

題游房日録巻

小玉烈齋王毋在房州。今春拜謁獻壽觴。兼陟鋸山。斐然著此冊。頃日相見於見山樓。時懐而示。因携歸讀之。山聳烟浮雲逝水流於机案上。良可駭也。嗚呼。予與烈齋。驅逐於見山社中者。屢屢七八年間。而烈齋戈藝學殖辭藻彬彬。猶彈丸之去而復去。未可知其所止也。予則稟性蹇拙。膛若於馬後塵。進僅不盈寸。而退却過尺。今諷誦一過。愧汗灑灑洽背。頗足以鞭蹇驚癡滯之志矣。唯惜彼鋸山非不奇。而自他鉅山峻峯視之。猶未免為點螺也。今烈齋収峯雲於筆端。洗鋸山塵土之面目。既如此則討盡天下奇巘峻嶽。嘯咏於水雲山月之境。文以記之。詩以賦之。其以烈齋之戈之逸。發胸中之蘊。加右巒光水色助之。則為峯為巒為狂巘為怪嶽。將不可以形容也。果爾則屹然人中芙蓉峯矣。半水燁顛。

讀高帝紀

史可信耶。不可信耶。可信則信。可疑則疑。是史筆之法。抑又讀史之法矣。高祖母夢與神遇。雷電晦冥。遂有娠。甚哉史之妄也。無世間有此奇奇恠恠事也。彼

醉卧龍躍。蛇斷嫗哭。是亦妄矣。否則與夜鳴之狐魚腹之書。必同一流。而英雄欺人者耳。蓋是史筆之所以縱横如雲也歟。　皇朝豊閤母夢日輪入懐有娠。又賤時丐食於漂母。有後當厚報之語。即是淮陰之言。史之為蹈襲無疑矣。意欲寫出英雄豪傑。非設一段神怪不凡之状。未足以出後来卓犖事業耳。彼史也此史也。因并駁之。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與中山惜軒書

僕賦稟蹇陋。游泳於道藝之淵者。恍惚若夢。而既已十餘年矣。唯以質性愚魯所得日淺。而眼未能辨之。毎念昔之碩儒。偉器夙成。挺然雄跨於文苑。垂名於千載者。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蓋古人之能然者。意必其自勉之篤。而朋友切磋之力並至。内外督責。日就月将。如春雲在岫而風出之。未嘗不因其忠告之助也。僕下才不能及古人萬一。而彼督責忠告之至。極薄。平素交游既満六七百人。而其能神交心許忠告賛責有益於成己者。僅不下一二輩。既以孱才微智。加之以朋友淬礪之薄。殆将竭一生心力。一藝無成。與螻蟻倶泯。徒為童幼所謡笑也。毎慨念至此泫然涕下。而締交中。乃無一人垂憐者矣。僕與足下

居邑相接。而足下名姓在胸中者舊矣。今歳相覯扵
春闈。一見如舊識。遂締交。講習討論。往来繁密。雖風
雨疾恙。未嘗懈。所謂忠告督責。以有益扵成己者。舍
足下而誰哉。曩日辱示高吟數首。試諷誦之。若天心
月脇。頗為佳詠。僕固不能韻語。登蟾後。一二知己。或
勸奬而不置。因奮然讀古人詩集。擲字飣句。剽綴為
篇。辭藻蹇拙。固不足觀。曾不及足下吟吐縱横。雖然
所望扵朋友。取忠告耳。知而不告。面従而後言。是朋
友之通患矣。故僕之扵足下。不敢有所隱。漫評騭玉
疵以質之。蓋僕之望扵朋友既若彼。故待之亦若是。

伏希海容。僕嘗自度人之處乎兩間。乘天地之輿。駕
陰陽之馬。瞥然若蠛蠓翔扵四野。況僕資性鈍劣。加
之以多病。抗顔任吾道之大。非奮發淬礪百之千之。
未以易造也。僕結髪持此念扵心胸。未嘗用力扵他
路。惟孜孜讀書。戸外鐘皷鳴而風雨作。不復覚也。今
春折桂。實出扵案外。而人或謂文事足矣。不若移志
扵武也。僕聞之。愧發日相屬也。夫雖智微才鈍器識
頑薄。辱科名。眞　國家恩波之所及。僕非實有得扵
此也。惟不肯自棄。更他伎一切抹殺。堅志扵一路。欲
以攘臂追古人而不愧扵科名。彼石虎之射。亦既没

其羽。則僕雖騃。或将以能之矣。一笑近藁數篇與新
吟六首。并以呈高矚。惟莞觀指點疵纇以教誨。是所
望也。足下幸得僕之闕。時必以告我。相與詠歌質疑。
勉勉焉期不畔于道。而冀其有成。則不負古聖忠告
之義。豈非天地一快哉。僕雖魯鈍。不敢不勉。不備。

小兒一得方䟦

世間無無兒之家。無無疾之兒。而兒之藏疾。口不可
以言。手不可以狀。父母或不察。過爾度日。猶敵兵啣
枚夜襲而不知者。一旦疾驟發。如狂如顛。呻吟咷啼。
父母錯愕失圖。股栗推衄。一敗塗地。雖有扁倉。不過
棄甲而走。可懼哉。雖然父母既無軒岐之明。以察其
疾。固難矣。蓋亦将奈何。侍醫宮崎君憂之。著小兒一
得方。以辨之如燃犀照恠。曾無有所逃矣。有兒之家
或藏之。按之察之。招醫療之。雖有疾之兒。不登夜臺。
不上鬼録。亦猶無疾也。夫醫仁術也。宮崎君既得其
精。又能博施濟衆。不止深於醫術。抑又吾黨之君子
矣。是為䟦。

遯窩記

井戸君敬甫絃誦之齋。曰遯窩。予疑而問之。君曰。遯
云遯云。山林云乎哉。予始識其意。而又竊疑遯有二

焉。有易見之遯。有難察之遯。而君取於遯。果是何遯
矣。彼避世之塵囂混濁。巖居而溪飲。寤寐於巒光水
色之中。棲息於幽閒寂寞之境。木石之與居。鹿豕之
與侶。朝鶴暮猿之與唫嘯。擧世之紛紜。屬之浮雲。而
獨放意於窮山荒野。是其心遯矣。其迹遯矣。莫往而
不遯。則是易見之遯也。應接於賓僚之際。進退於坌
冗埃塵之中。而游心於物外。夫富貴貧賤毀譽寵辱。
無一所芥蔕於中。人窺其跡。非遯而其心則遯矣。是
難察之遯也。遯之義既為二。而君之遯易見之遯耶。
抑又難察之遯耶。君之齋。造搆雅潔。無粉藻之賁。

邊唯圖書山堆。其園蒼樹蓊蔚。葩卉彙列。奇石駢峙。
池水滉泓。君每朝退之暇。閉閤垂簾。賓客不到。發帙
而諷誦。不求甚解。如陶淵明。或風露霽雨。艸樹有輝。
君林樹之蒼蒼。目樂之。池水之濺濺。耳嬉之。拄頰搜
句。孤月流天。而一鶴放鳴。猶彼栖宿於飛泉巉壑之
中也。君為人温而毅。賓僚應接進退之際。其揖遜俯
仰。絶不類避塵世埃俗之煩囂。而其心則世人所謂
駟馬高蓋。衣錦列鼎之榮。一切蔑視。漠然不復問。又
猶巖居而谿飲者也。然則君吟哦於此寓。與羣籍寤
寐。世事抹撥。意思翛然。曰遯耆矣。苟棲息於巒煙水

先之境。而後以為遯。蓋又鄙且賤矣。嗚呼。君之為遯。難察哉。遯乎遯乎。遯而不可知其所以為遯。則所謂遯世不知而不悔之君子乎。然則君遯於此。寓其果為遯耶。非遯耶。人或將有難辨者也。作遯寓記。

明文選序

伊川先生嘗謂人不見意趣。必不願學。予因竊謂文辭亦有然者矣。若孟莊班馬之文。其立言語辭。郁而簡。猶曦輪麗天。暳芒四射。望之徒震蕩心目耳。唐宋之文。視孟莊班馬。不翅天淵。而自今人視唐宋之文。又既天壤相懸矣。就中若昌黎韓子之文。根柢於蒙莊班馬。變化錯出。雲涌水跳。神龍出没。張翔之徒。仰以為古之人古之文。振古茲未。推以為文苑之劉祖也。但以其變化難窮。讀者或徒誦百過。猶老嫗誦佛經。不能解其萬一。而徒摸擬其字句。是以立言不能免其詰屈。不至成篇。而困踣委頓。殆將仆倒也。竟以文辭。為無上絶伎。至不知作家心膽有多少樂地。其弊一出於不解意趣也。蓋嘗評之。唐宋之文則海也。夫海之浩渺淼蕩。狂浪怪瀾。怒號相軋。鯤鯨鼓鱗。而蛟龍潛伏。其源之遠且大。固非一蹴而可至也。其下可至則已乎。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海。唯其學於流

川浅河。滔滔晝夜。積久不息。百洞千滙。乃入手大洋。
雖日域卦鞨。非難造也。其所謂浅河流川者。果何哉、
明之文是也。若青田潜溪正學荊川遵巖震川之文
固非韓柳歐蘇之難學。刻意於此而不懈。則文戈縱
横如流。自忘其文辭之難。而一向如饑渇之好。遂泝
乎韓柳歐蘇之海。遡乎孟莊班馬之源。不難也。是不
特幾乎學海之旨。抑又陟高自卑之意。要在見意趣
也。嘗持論若茲。是以常刻苦淬礪於流川浅河之際。
而未有以得於其流川浅河也。雖然不敢措棄。亦将
以造浩蕩淼瀰之域。窺鯤鯨鰕鱅之窟也。而奈何奔

書極乏。或官本誦閲。或借人家藏弆。顛倒信屬一癡
矣。頃日自泮宮還之次。過茗溪骨董舖。得明文選者。
蓋邦人所選。而潜溪青田以下。鉅家之文。蒐爲林矣。
其卷秩首尾散蕩。不知何人之爲選。又不辨何時刻
之。而鐫手極拙。意必是古雕歟。因有浩慨焉。劉青田
序潜溪集曰。先生之文。雖海外之人。不惜百金購去、
云。今此書鉅儒之文。駢珠連玉。其直将百萬金。而僅
止鵞眼三百目耳。試使諸家於九泉聽之。必将痛哭
鯁泣涕零盈斗也。爲之一嘅。舊本係四卷。更併爲乾
坤両冊。叙而藏之。天保四季歲次癸巳星夕後二日。

識於静寫窓下。

箴友人嗜酒書

僕稟性蹇劣。辱締交既久矣。足下追李白之風歟。日與青州從事相昵。竟日泥醉。譚話之間。宛如逢麯車。欽羨欽羨。惟足下耽嗜麯蘗。而某則不能啣觴。某竊思典籍。而足下則不好青史。是以議論不相符。一醉一醒。一雅一俗。交情漸疎。往往見擯於花辰月席之際。而僕持論。来者不距。往者不追矣。假令雖不辨一丁之徒。亦交昵而無他心。不若足下之於僕也。僕於是欲以絶交於足下也。惟恐噤口而謝交。僕之心不通於足下。因一言以白鄙懐矣。夫酒不必飲。不必不飲也。雖然謫仙之戒。猶天馬不可羈。而抑非酒不豪。則飲之固可也。彼月宵花晨。啣杯觴詠。固足發一時幽趣也。故僕之所以箴足下。不敢禁飲也。惟欲安其分耳。足下往往飲酒而酗。是不寧其分也。蓋足下不啣觴時。温而順。及杯酒七八行。則意氣忽軒昂。往往謗罵傍人如狂。惜以足下之資。極聖賢學術之大義。方将有所成也。遂為酒缺多少天資。是非足下飲酒也。却為酒所飲了。甚不可也。夫酒之設。将以侍廟堂樽俎之際。而薦之神明也。近世多酔酗之徒。而人皆

不知酒所以為酒也。故酒流生禍。著諸聖經。足下固不可知也。夫狂藥害性之教。足下固不可知也。僕之箴足下。不一不再。而曾半爪之是不容矣。夫大禹悪旨酒而好善言。足下固不可知也。蓋僕之所以箴足下。為善耶為悪耶。為可從耶。抑又為不可從耶。僕致斯言。是聖賢之言也。足下不聽之。無損益於僕。而獨奈足下負聖賢何。足下茲後節酒量。移好酒之念。以好學。乃将以有大得也。夫好酒者多損。好學者多益矣。足下容僕之箴。永為忘年交。否則反眼唾顧。豈僕動鼻以觸麴車風哉。從否惟足下之心。如何如何。幸諒察鄙懷。賜還酬。不宣。

陵岵日記

天保三歳秋。嚴君祗役錦城。河梁風雨。東西分袂。毎玉律之變調。一心西馳。欲往候起居。浮雲千里。山川既悠遠矣。彼望雲思親。奚但狄氏耶。夫一年歳華。轉眼奔驥。而燁等以思念之深。雖僅僅三百六旬。始若大椿之春秋。然情念無限。而日月有定。夏謝秋來。於西望間。一片秋聲蟋蟀在庭。八月實為瓜期。發軔在十日。官程十二宿。将以廿二日帰。燁等欣躍。蓋可知矣。而待之之

心。半月猶一歳。因業站驛簿。日記行程及晴雨。以待焉。魏風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即以陟岵題。天保四秊仲商樅燁識。

十日。曀。晩閣雨霽。

嚴君發軔。在是日。擧家祝賀。更祈旅途康寧。余獨謂往昔爭亂之際。履鋒刄而冒矢石。振劍戟而躍鞍馬。寄身於鋒鏑之危。役者皆然。家人情思為奚若歟。今也晨行夜宿。輿馬恬舒。惟有疾病疫厲之憂耳。嚴君在役。玉體健寧。一日無減膳。此日當發軔。嚴君嘗謂。始至城。猶野鳥之入籠。久而馴。以籠為家。孰知不為燕雁之後身邪。今日將復脱籠。白香山詩。白鶴一辭籠。虚舟長任風者。究在嚴君身上。此夜當宿伏水。一旦謝城闉。而投逆旅雜擾。聞驛路鐸聲。未知嚴君情懷何如。夜秋氣爽冷。玉體或衣得無薄乎。悵然上懷。

十一日。雨。夜霽。淡雲微月。

當過大津。驛閭鬻畫。稱大津繪。圖極古雅。余酷愛之。嚴君亦每行役。必齎歸而賜。此日命僕購否。蓋大津驛係近江州内。道當過琵琶湖。湖之八景。天

下第一。雖瀟湘在娓色。惟輪窓所矚。僅不過眺半面。度勢多橋。覽矢橋石山膳城。然非夕照。非歸帆。非秋月。固褻服垢面。非靛粧麗服也。是為可惜。余尋八景圖。識之頗熟。孤月流天。山嶄聳。樓宏麗。為石山秋月。城堞層臺。如從鑑湖涌出。為粟津晴嵐。孤松如蓋。夜暝雨淋。為唐崎夜雨。夕霏一抹。長橋虹卧。為勢多夕照。艫帆嚮風。飽腹歸来。為矢橋帰帆。雁落湖壖。茅堂一宇。為堅田落雁。山巒然。雪皚然。為比良暮雪。所謂靛粧麗服之景。藏於胸中者。若此。非彼褻服垢面也。惟三井鬼鐘。圖上唯見譙樓。聲則不可聞。昨夜嚴君或聞乎否。是夕當宿水口。

十二日晴而風。

秋冷薄肌。余寒疾惡風。着綿衣。言思嚴君。俾我疾忘。過鈴嶽在是日。田邨将軍鏖殺魑魅之處。山中奉祀将軍。香火極盛云。嘗聞嶺頗峻險。亂石犬牙。岝崿嵯峨。老樹蔽逕。幽暗如暮。蝸磴屈曲。縱横百道。作蓮葉拆裂状。捫羅而登。似戴前人之蹻而履後人之髻。蓋以逕路幽暗。登者為之心危。脚亦趦趄。豈至今見氣襲人乎。嶺凡廿七曲。一川奔注。潆

洄於列岫間。不知為幾處。因有八十瀬之稱。嶺無薩埵之奇。險亦不及函嶺。然余謂嚴君發軔後日歷坦途。過此必將以為至險。降嶺則阪下矣。望巖根山如重堂邃閣。峯巒秀錯。青松纏繞。如蒼雲橫於半山。乃狩野元信擲筆之處。故別名筆捨山。蓋狩野氏畵苑韓杜。而尚擲筆焉。余欲爲嚴君行色。雖彼擲筆之處。悉状之禿筆。山容巒色。磅礴片紙。起元信於地下。將絶倒耶。抑又發揶揄哄堂耶。豈余於此山。實無半面識。一時援筆。如畫魑魅。故然歟。意此山巒光與松色掩映。景當極奇。雖然豈他無奇山水哉。此山而擲筆。亦將起筆於蟻垤盆景乎。故司馬子長不擲筆於龍門禹穴。抑子不擲筆於黄溪西山。他日放眸此間。身寧絶倒。不敢擲筆也。因愕然。奚為此囈語。嚴君或有聞。將憂余狂癲。是日當宿四日市。夜冷。因念嚴君留飲宿痾。每新冷必發。連日曉發。加以新冷。靜言思之。攢心耿耿。雙睫不合。

十三日風雨。夜遠雷閃電。

航桑海。當在是日。舟程七里。天或晴。微波層層。舟行如席。天光與海色相接。疑行琉璃盤中。煙嶼雲

嶋之隱見。漁蓬釣艇之往来。飄飄乎覺蓬莱可至。則誦青蓮閣帆入天鏡之句。將如目前景。嚴君亦神適而情怡否。唯天降雨。不知與亦如何。然百里氷陰晴亦未可測也。竊謂慶長之際。征帆如雲。飛鏑如雨。旗旐蔽空。戰艦滿海。當時有青嶂白波。孰能指顧之。一旦戰艦變而為釣艇。鼓聲變而為漁謡。行戍者惟弄青嶂白波。真無上大賜矣。然青嶂白波無不在。而一時雅賞如夢。一去不可復尋。惟嚴君高著有入摂記。烽輩屢誦得以坐翫其勝。誠為大幸矣。但風濤之變。東泊西注。失所在者。海行常有。因復懸念不能置。況此風雨。胸間忡忡。舉家誓絶飲膳。禱航海無恙。余亦西向褒拜。詰風水二伯護衛耳。旅次當在熱田。簷溜淙淙徹曉。

十四日巳後晴

過矢矧橋。宿赤阪。在是日。矢矧橋乃東京道中橋中巨擘。吉田橋亞之。過此當在明日。余髫時捧杖屨。過永代橋。都下橋中之王。不覺瞿然曰。偉哉橋也。嚴君曰。視矢矧橋為耳孫。矢矧橋則二百四丈云。余復愕然。今憶之。自大視小。皆然歟。故歐蘇不及韓柳。韓柳不及班馬。班馬不及孟莊。余欲從小

而及大。未得於小者。是亦嚴君一笑樂歟。或道。代
官留滯三日矣。果然。嚴君發軔。亦在十三日。舉家
憮然。況余日紀行程。起程愆期。則一一乖剌齟齬。
不特憮然也。因辨駁之。不肯輕信。

三五夕微翳。

案站驛簿。當歷白須賀。過觀潮阪。航荒井。舘濱松。
聞觀潮阪上。遠眺頗佳。遠州卅七里之灘。瀰然在
眼。不讓弱水三萬里云。想紫山蒼岳。纚屬橫亘。如
羽林執戟兒。飛鷺流帆。青松白波之掩映。必將發
瀟洒閑曠之懷也。荒井海程僅一里。較於桑海。不
翅衣帶。回眸之間。山蕩舟達。因余輩心胸亦怗然。
曾不懸念矣。其矚遠水之空淼。航白波之侖淪。嚴
君亦當提筆寫之。必有佳句滿縹囊矣。余思之神
泯頗甚。洪自誠云。籬下聞犬吠鷄鳴。恍似雲中世
界。夫水無二水。庭前盆池。亦足沾渴。是夕爲觀月
節。浮雲靉靆。月色朦朧。玉輪僅可辨。不似杜老一
年月色之句。閑窓獻酬。十無一醉。蓋舉家思嚴君。
不啻若渴者思靈泉。非酒之可醉也。唐詩謂身在
異鄉爲異客。毎逢佳節更思親。余雖不爲異客。而
其情識如此。嗚呼。嚴君所覧此月也。煒所觀亦此

月也。同一月也。欲洗盃以奉獻。恨身無健翮耳。須
史雲惟四垂。嫦娥闘光。豈憐余而不欲見歟。

十六日細雨

渉天龍川。過日阪嶺。共在是日。嘗聞嶺蜿蜒嵳起。
乏泉石竹樹之観。嶺半一石當路。所謂夜啼石者。
轉而左。有姙婦墳。夜哭松育子観音等。乃小夜中
山矣。蓋姙婦逢賊之事。古今譚柄不衰。此山香火
因盛云。余幼時嚴君常戯談。兇憸惨毒。童眼泫然
欲涕。恍惚十二三年間。猶南柯一夢。而今追惟之。
首末荒唐。是又浮屠利誘之一斑矣。噫雖菩薩大
士。欲立身成名。既設多少方便。況河渉凡夫。奚足
深責。余他日将以是責之也。欲降嶺。眺大堰川。縮
如白銀帯。渡者往来。僅可比綾羅紋云。未知果然
否。是夜當宿島田。夜雨大至。自前日聞留滞之説。
竹聲松韻。亦復疑雨。一心更風鶴。況既雨。極悽惘。

十七日雨。

雙睫始開。簷溜如懸瀑。嚴君渉大堰川。過宇都谷
嶺。皆在是日。大堰川發源於信之谿澗。建瓴急瀉。
至此奔恣横放。驚而為浪。決而為瀾。石大如斛者。
水中碌碌激轉。暴雨一夕。川身肥大。洄瀊澎湃。非

水落不可渉。里謡所謂函山八里騎猶越。欲渉難渉大井川者。蓋指此。此川無舟楫。度丁環擁。肩輦而渡。時自轎窓視。滉瀁千里。蕩潏鞺鞳。飛沫闖入輿中。意頗不寧云。想連日雨師泛灑。此日果得利渉耶。抑暴漲不可渡耶。渉而四里。則宇都谷嶺矣。嚴君嘗諗曰。山得水愈奇。水得山益奇。苟山徒峯嶂。水徒瀠蕩。未若山水相得之奇也。宇都谷嶺錯峙林立。乏於泉石之勝。薩埵嶺則峭然滉然。巒光與水色相映。東海道中。曾無其配。二山之容若斯。烽児暗以作者品之何如。余曰。宇都谷嶺乏於瀠蕩玲瓏之觀。則蘇老泉也。薩埵嶺則山媚水明。文之粲然者也。歐陽公當之。獨奈無韓公何。嚴君曰。奚患焉。函嶺上雙生嶽。豈非昌黎之雄健耶。一時戯譚。今既一夢。嚴君過此。必當追憶曩時笑語之謔而懷烽也。

十八日晴。晡後復曀。雨點。

嚴君是日當過薩埵嶺。舊聞薩埵嶺不及函山之險。函山之石。嶔岈戴苔。難騎而度。薩埵嶺則鞍上恬如。然景之奇。則豪於函山。而冠於東海。自洞村陟。路則山趾也。山則薩埵嶺也。岡巒矗起。聯嶂旁

前。形若伏牛。逕路一道。岧屈僅方軌。蒼崖作障。如峙屏風者。路傍神鑿岈然數十丈。如棲鶻危巢。崖下則海。一失脚即倒墜彈丸轉。將膏魚腹也。而其實崖下有蹊路。猛瀾怒漲。忽失踪跡。極險悪。只履岨峯而俯濤瀾。脚慄目眩。不能覗也。天時晴。浩洋瀰漫。翠浪鱗鱗。富嶽鵬鶱山。映燭乎玲瓏瀰瀲之間。如閲一幅山水圖。評訂之際。不覺抵西倉澤。乃東麓矣。蓋雖羈客過此。飄飄然頓忘身之有鄉。鄉之懷身云。信然。真天然妙畫。嚴君亦將若挾天風凌厲峭下視瀛海也。渡芙蓉河。在是日。得利涉乎

否。當經葦蒲原三驛。二原閭望蓉峯。青巒紫邏。與田疇曠野相映發。海道第一壯觀云。當極佳。嚴君是日熊魚并飫情興。奚若。余逢頼君。則日摸山水狀胸。次浩浩。猶身在山巓水湄。胸蘊蔚發。翳然雲滿。別於頼君。則環堵蕭然。奚得以陪從於嚴君椅後。吐盡胸中之秘。是夕旅程。當在沼津。夜聞新雁。更增惆悵。嚴君亦有聞否。

十九日雨

度函嶺。在是日。冒雨攀躋。險渋可想。門人宮川生未生。曩年遊洛。過此嶺。因叩之。頗有得嶺峻險甲

於東海。從江都往。陟險而降夷。自京阪來。陟夷而降難矣。嶺自三島。蟺蜒拔起。巖嶭峻嶮。峭崖如屏。碧蘿埀幄。或非壁立則深谷矣。谷底雜木叢生。競露半髻於崖下。愈陟愈奇。蓮嶽秀聳。鷲鷹峯突擁。宛作楚項參乘提劍瞋視之勢。其他瑶岑碧峯。如翠浪起伏。眼界敞豁。乃富士觀平矣。嶢嶂缺處。茅簷碁布。如村落人家。乃函嶺驛矣。驛盡而關。乃函嶺關矣。關後瀦水一脉。奔狂於列岫間。滙為巨湖。水色正綠。如沈碧琉璃。乃蘆湖矣。兩嶽並峙。巒容逼似。難為兄弟。乃雙生嶽矣。此處尤見工一番妙

手云。當然。湖右石華表建焉。華表後為權現祠。湖左茅堂置地藏閻王婆王像。湖壖石塲纍纍。類兒戯者。為塞河原。沿湖而里餘。峯巒競起。如針山劍崖。白煙上騰。腥氣襲鼻。曰小地獄。即湯泉之源。土色有如紫鐵者。曰鍛冶獄。其土赭黃。類醪者。曰酒高獄。滿地作紺色者。曰染家獄。層巉巖披蒙茸。狂巒複疊。氛露四起。白雲常不散。或黃煙發乎唅呀間。驟作一條白虹。曰大地獄。蓋白雲皆硫黃之氣所發。變怪萬狀。山靈殊珍惜。而人乃罕到。又屬迂路云。吁哉。彼徒以十萬億土界。而揭其名於八里

山上。抑又矛盾矣。降路極峻絶。若八門六花之變。恠石皆躍。贔屭齾齶。如百獸率舞。或磨牙怒爪。如猛虎。如蹲獅。如奔豹。如巨象驟首。如駿驪犇逸。履石而降。古苔滑澁。不能支趾。雖獮猴艱攀躋者。猿滑嶺矣。紫鍔凌厲。稠疊偪仄。匹馬難旋者。銚子口嶺矣。橿樹庇逕。幽晦蔽曦。蒼莓被石。黄黄滑澾者。橿樹嶺矣。自是歴波多。過湯基。波多湯基間覧海。㴾瀰渺瀁。雲帆掩映。遠靄空濛。如烟如霧。野馬耶塵埃耶。溟渤壮観未極。達小田原。當宿焉。家君嘗有言。乘輿度嶺。陟時兩膝朝天。降時兩膝揖地。故

陟降並捨輿云。嗚呼。若函嶺。雄跨於東海。而山水遊適。非得天縁不能也。嚴君雖幸得寓目。曾不得半日盤桓。若余則不過瞬飛雲動遐思。坡翁謂山水遊樂人間難致之事。信然。彼欲登泰山而不果者。豈止白氏也耶。此皆一時傳聞所記。嚴君歸驂後。或覧之。必將為函嶺贋景也。烽亦將謂目膚耳販。非造眞域。嚴君其以為遊戲三昧乎。是日八日封發書達。計三日滞。定限以九日 指状本月七日代官臻浪速。嚴君發軔於十日。無疑。菶苗復興。余之轉馭始確。

念陰翳。[illegible]雨。
宿戸冢程。在是日。然書既阻滯。嚴君亦留滯無疑。不知旅程何在。初余聞代官淹阻之言。以為病。昨得雁書。始癒一病。而一病更發。除一憂而一憂又生。

念一日雨
嚴君將以是夕宿級河。級河東京道五十三亭之門。距輦轂之下。不甚遠。役者自京撰還。陽為宿於此。而陰以是日歸家。嚴君亦將以是夜還。余亦欲迎候於此。彼此商議。計滛霖旬餘。諸川必暴漲。歸驂決非是日也。故不迎焉。蓋余將以是日拜大人。連日屈指。胸次躍躍。既至今日。歸轅悠悠。白雲倫倫。邈不知返期。舉家憮然。如夢中癡人。如猿之墜於樹。鵠立西望耳。吁富士耶。天龍耶。將大井川耶。非磔裂雨師水伯。奚以解恨。嚴君無聊可想。

念二日雨
家嚴公歸之期。在是日。而實則將以昨夜還。唯水伯不諒我心。是日亦未知返期。余想像日記。芳輿所過。東京道中。山之巍巍。水之漾漾。名境勝區。必與中書君相評。胸中所蓄。至此既吐盡而無餘。始

若山水游子裹糧告盡。囊底蕭然。無可奈何。王父君齡踰耳順三歳。戀意殊酷。性潔癖。無故則箕帚不離乎身。況以家嚴之帰。日日埽除。似待大賓者。且曰。昨今雨淋。渡當未通矣。蓋君戍京摂前後十八役。過岐蘇者三。過海道者往反三十度。以出乎君言無異辭。所謂履道者之言。確不可易也。

念三日晴風

嚴君是日亦阻渡。将得通耶。想昨無暴雨。今又洪晴。水亦當落。蓋嚴君發軔。一日無全晴之日。而得此晴。亦當若久荒後得豊稔。何如。

念四日微雨

是夕十八日吉原驛封發書達。舉家皆躍。聚首破封。羣手四出。封紙裂而為寸。因審玉體康寧。且是日渡冨士川。水勢瀺洴如駿驢。渡而後川亦阻云。滙洶渤漲可想。蓋吉原驛係駿河州内。距都僅卅里餘。而距七日。書達。途中淹滞無疑。然芳輿既渉冨士川。則彼留嚴君。決非大井天龍冨士等。而恐亦近在酒香馬乳之間。其在酒香乎。當逗宿小田原。而書既達。可知渡亦通。然則歸驂當在邇。自念一抵此。加軍中糧盡。意思凄然。至得書。猶援兵大

至。意氣昂昂。欣焉不寐。

念五日翳。晩雨。

是日未知返期。或曰。至品川以質事體。可辨。余欲往審之。王父萱臺皆不許。余亦不方命。而望雲之意益奮。一心首亂。因吉介詢之。報曰。酒香川濫漲。又後阻渡。聞之茫然。

念六日雨

念七日晴

或告曰。酒香川昨日始通。歸輙必在是日。因與弟倫急束裝。同松朝二氏。迎於品川。叩之驛吏。果然。家嚴憩息之舘。曰相州樓。因投而待。樓屹然臨海。波聲鞺鞳若雷鼓。若鐵騎馳而復驟驟而復停。凭欄放觀。碧波瀲漫。海水與天一色。高颿疾艫。鼓舵而進。景真意適。顧此景視於彼薩埵桑海荒井等。必當盆玩小景而日記中未嘗有斯意思。徒吹宿仄今稍得麻姑搔痒。謂之出於諸勝之右。可也。滿坐俗腸。曾無一嘯。自言而自笑。此亦奇絶。日入後驛吏報嚴君至焉。急出樓而迎拜。悲喜如狂。余春闈登蟾。嚴君喜色溢顔。余亦似獲弧矢而先登者。譚語疊疊。更僕不盡。樓上奉膳。嚴君卽飯。蓋余得

視勝。真去秊未所不有也。出樓過筒輪。海色杳暝。
漁燈星聯。如厲艸餘光。至此始與海別。嚴君轎中
召燁。途上行語。不似客歳作別之時。歴於莵門出
和田倉門。郭中道路。礫汝平數。步武嗜蹕。辛酸欲
生火。至此困憊。始欲仆倒。而以從嚴君轎後。步而
躍。躍而復步。夜半始達家。舉家相迎。親眷滿堂。一
時賀祝之聲。須臾不已。嚴君舉白。諸賓霑醉。雞鳴
客去。嚴君就寢。燁等亦各退私室。嗚呼。轎駕西去。
寤寐江海。憂心有忡。今覯嚴君。我心始降矣。

惜陰軒記

人寓形於覆載之間。渺然一粟。賦壽無期而有限。歳
月有朗而無窮。如風蓬。如旦暮之蜉蝣。苟欲以有限之
壽。成偉畧於無窮之間。非愛惜日力。而豈可獲乎哉。
大禹聖人也。尚惜寸陰而不息。況於士乎。夫士之所
以為任者。何也。豈止武事云乎哉。又豈文學云乎哉。
苟非文武兼至二美俱有。則未足以為士也。蓋天下
士之講武者。短袴長劍。意氣儼然不可犯。而内不辨
一丁字。徒攘臂鼻視文學之士。其又何心歟。世之文
學之士。兀兀讀書。博覽多識之是務。以竭思於辭藻
之末。而内無寸劒之備。徒開口論國家之大計。與武

人華戔之相視。抑又何心歟。是亦未足以為士也。夫講武之士。雖事劔槍。文學之士。雖對筆硯。豈無寸陰餘晷之存於其間哉。祇惜懶療。過爾於暇晷之間。而不復學。以至於專於武偏於文。蓋亦陋矣。昔蜀先主英邁之氣。磅礴宇宙。古今推以為英武之主。而臨終戒其子曰。可讀禮記諸子六韜商君書。可觀知學術之大義。諸葛亮器模宏遠。詭計奇策。神出鬼沒於鞶笞鞍馬之際。而以澹泊明志。戒其子。則真與聖賢之心無隔矣。夫古之所謂英武者。豈果偏於武。又豈專於文哉。蓋講武之士。不可不摸古之英雄也。士不可

不務文武兼二美也。其惟外備嚴守固防之術。而内極聖賢學術之大義。而後以為不負於士之任也。吾友中山成允揭於楣間曰惜陰。君之家嚴極拳法之奥。尤長於劔。君亦仙檀芽而香氣芳。頗善繼其緒。殆極二藝之精。晝則與群弟子驅角鍛錬。夜則捧燈讀書。覈求道德性命之理。渉獵子史百家之書。每有餘陰。輙曰。此晷一逝不可復。是以文學富贍。不止武事也。然則所謂文武兼至兩美俱有。愛惜日力。而成偉器於歲月之際。以不負於國家士之任者。非望於君而誰望邪。果爾則惟君可以居此室。惟此室可以揭

此名。嗚呼。鉅儒碩師之顯名。豈苟乎哉。名之者為誰。
君之先師横田先生也。天保癸巳菊月杉原烽記。

文論

文之為文。豈容易哉。苟以文為易者。是非知文者也。夫文欲取範則於古。而不欲蹈襲古人。欲摸精神。而不欲剽竊字句也。苟欲學韓。而蹈襲韓之文。欲學柳。而剽竊柳之文。欲學歐蘇王曾。則摸擬剽綴其辭章之間。而為一篇之文辭。以為之文。文固不難矣。文之為文。豈剽竊之云乎哉。蓋六朝之文。洪而屈讀之如喫苦茶。至韓柳建赤幟於唐。而文路始闢矣。以六經為根柢。以班馬為支葉。尤取摸範於孟子。可觀雖韓未嘗不取於古也。而未嘗有一鱗半爪擬似於文辭之間者。而其所取。獨取泰山巖巖之精神也。歐永叔之文。體格之嚴。本之韓。而未嘗露韓之口氣。其辭藻之麗。取諸柳而未嘗用柳之隻句。王蘇之文並奇。而獨東坡挺挺特出。如帆長風而航洪河。變幻百出。如春雲出岫。而其体格一一祖韓柳而取材於南華也。其實取之而如不取。不剽竊其肌膚。而摸倣其骨髓。是所以能學而妙也。故唐宋有文之盛都矣。作文者寓目於唐宋諸子之間。而住心於其精神骨髓之境。

翼以蒙莊班馬之文。長其材。然後自然為一人之文
氣矣。故體格則可摹。而文氣則不能摸。一人必有一
人之文氣。猶人之口鼻耳目百人同體而姸媸各異
耳。苟欲強以同文氣於古人。則傚顰而倍醜。未嘗不
陷於蹈襲剽竊也。明之初季。文人大家接踵並起。無
辨幾百家。而文氣皆不同矣。宋潜溪之文氣如。十里
花發。水明山媚。尤富於文材。方正學之文氣如懸崖
削壁。其氣浘岸然山聳。王遵巖之文。岈岈巉巉。筆力
犀利。將以洞鐵札。歸震川之文氣。如行軍士旅齊整
而行伍不亂。劉青田之文氣。瘦而勁。李東陽程篁墩

則坦而華。唐荊川則如收陽春芳卉於筆端。茅鹿門
則旁柯支達。王陽明則其學雖不醇。文則波瀾突起。
李于鱗王元美則如山之險嵌崎嶇不可度者。徐文
長則筆筆奇駭。一一出乎意外。袁仲郎則雖過洒落。
文材縱横。才筆絶羣。其他至楊慎解縉王震澤高啓
之徒。文氣各不一。而體格則未嘗不根於唐宋八家。
固宜然也。而文又有敏捷有鍛錬。敏捷者必不尚鍛
錬。豈其然哉。苟非芟辭藻之瑕。如掃落葉。所謂沒包
彈者則非文也。疵瑕疊見。如杜默之詩。豈其謂之文
耶。是亦短於鍛錬之才耳。故曰。文難矣。惟其要模精

神。而不剽竊字句。取法於八家。而不蹈襲體格。而後足以為文也。苟欲學韓。而模擬韓之字句。欲學柳。而剽竊柳之辭章。是非學之也。即韓耳柳耳。文豈容易哉。諺云。人為鳥言。聲則鳥。而性則人也。鳥為人言。聲則人。而性則鳥也。文亦將有然者也。

老馬說

有駒長於小金之野。鬣毛如氈。人畜而訓導焉。小試之平坦之地。一驟追奔電。其訓練之久。雖驊騮騄駬。亦將退然在下風也。於是一日十御。繫於槽櫪之際。鞭策備至矣。惟以其禁固甚嚴。彼不自寧。其心謂假今雖入王侯之廐。芻粟萬石。彼羈靮之禁。槽櫪之困。加以鞭撻之楚。行止進退。一一不自在。抑亦孰與乎自馳自伏於臯蕪荊蕀之場。其銀鑣金鐺。蓋亦奚為。因偽嚙人。或近之者。不死則傷。遂不可復御。放諸小金之野。彼始如脫幽縶。如出拘囚。望雲而馳。馳疲而伏。揚揚自得。不知歲月之移而齒之既老也。適觀逸驥之坦途駸駸然也。自奮欲以並驅相逐。而或顛或躓。不止馳驟之疾遲。而食粟之騏。與艸野瘠馬。殊天淵相懸也。遂汗而止矣。後觀駑駘之走遲遲然也。仰而笑俯而嘻。極一生趾力而逐之。顛躓倍前日。遲遲

之駑駘。自我視之。郎為騂為騮為騄駬耳。於是振鬣
長嘶。為歎老之狀。遂嚙草飲流而死。噫嘻。老後之歎。
不及壯時。少莊自暴不努力。而老耄乃悟焉。豈止老
馬哉。其眞老馬乎哉。老馬乎老馬乎。有感作其說。

桃核猿記

伎亦可駭哉。佛殿之楹。樓閣之桷。刻舞鸞飛鶴游龍
盤虎花木等物。賁之以丹青。雕鏤之精。粉藻之麗。觀
之可喜。而為楹為桷。皆巨木傑材。欲畫彫刻之精妙。
固非難致未足以為可駭也。鐵筆之巧。鐫千文於寸
石。字字如微塵蠢粉。諦視雙眥欲裂。而字固易彫。石
亦易鐫。以易彫之字。鐫諸易鐫之石。精細亦非難為。
未足以為可駭也。余家藏桃核猿。佐竹生家嚴所彫
也。刻為猿抱子像。猿毋長五分有奇。面大如豆。耳目
鼻口。攢蹙咸備。兩臂拱圜。如佛家合掌狀。右手把桃
實一枚。其末兩踝相接。凡手足五指。細如秋毫。而莫
有遺者焉。猿子騈羅於拱圜中。歷歷可數。低頭俯視
者一。昂首望毋。直現左右足者一。頓身似捫乳者一。
嬉戲欲把桃實者一。半身脫抱。見其臂者一。曲頭旁
觀者一。頭皆如蠅眼。手足細可比蚊足。而莫有同者
焉。細詳精緻。曲極其妙。眞可駭矣。夫彫鳥獸花木於

梁楠吾知其易致也鐫千文於寸石吾知其易為也易為易致之事或可以喜而未足以為可駭也獨至桃核猿則觀之而驚繼之以感也通計一核為猿毋一為猿子六為桃實一而其大曾不盈寸嗚呼伎之絶精亦可駭矣哉

獅子説

獅子不產於日出之邦。蓋西夷之獸也。而邦人能識其狀問之。曰。眼若皦鏡。鼻若覆鼎。爪若鋒刄。鋭歛攫然而踞。似有豁達大度之量。超然而躍。似有参乘排闥之勢也。蓋亦善識獅子矣。雖然惟觀諸畫屏。視諸書史而已。未嘗目擊而親覩也。近日一溱立於看場。咻咻焉曰。獅子自西域來。觀者乃堵墻。皆以為真獅子也。或曰。昔者指馬為鹿之姦臣。今有指佛林狗為獅子之猾男兒也。艴然怒卒然去矣。噫。信者固癡。怒者亦不賢哉。今夫緇麻鬀頭者。果能極玄窮微歟。短裳長劍者。果能禦侮折衝歟。銀匕調劑者。果能起痼救死歟。其名即為獅子也。而至顚倒其心曲。則皆莫不為佛林狗也。則彼豈真指馬為鹿之徒也耶。蓋心諷世誡俗之人也。戲作獅子説。

題冬夜讀書圖

燈花欲落。燈前机一架。机上書一巻。有一人對之。綿袍短袴。生容甚粛。有尋思推究意思。善矣此圖。蓋讀書好時節。實在冬夜。而獨奈彼寒何。余性懶又畏寒。往往繙秩於火閣上。遂至傾倒。今玩之赧然愧恥。不知所顯也。雖然彼花葩禽魚。五彩爛爛。美則美矣。而愛之之深。竟以喪志。獨若此圖。足以警懶惰如余者。豈不尤為珍玩也耶。

松陰記

秋山君維馨之庭。有古松一幹。奮傑於池水葩卉之際。適以絃書之室。直其北。幽翠沈沈逼人。君毎朝退之暇。朝夕撫而盤桓。讀書以適。欲以老于此陰也。因自號松陰主人。抑又適也。盍予與君相去。一牛鳴地。毎望君家。喬松下蔭屋脊。上聳蒼霄。如鵬之搏。心竊愛之。君之言曰。識我與松者無若子。請記諸。燁不可辭。退而按之。夫記者紀真也。不寫其真。而徒以文。予未知其如何也。雖然若彼陂池臺榭之美。竹樹禽魚之勝。畫之而可畫矣。至其景真意適。得於意而樂於心者。畫猶有不可寫焉者。昔陶淵明把菊於東籬。謝康樂得句於池塘之春草。彼春草與菊花。所在有之。而淵明康樂之適。人不知之也。今松所在。豈止君之

園乎哉。而其酣心意適。得於意而耽於心。人固不可知。君能樂之。而雖君亦不能言其趣也。君其既不能言之。燁奚得以發之文辭。且以記其真矣。惟予毎往来君家。并以囘賭古松。老幹拏雲。蒼髯掩映。新翠濯濯。嫩緑欲掬。清風微雨時至。則若琴若筑。如水發乎列岫之間。如金石和鳴。作大作小。稍微而作秋蟲吟。予常奇之。因識松之心。甚熟矣。鳴呼。老松之所以欝茂蓊蔚於君之園。而蟠屈於晨露夕月之中。渇疾徐變幻之奇者。孰非出君之愛培惠灌之厚哉。夫松仰戴君之棠陰。蓋亦久矣。然則君樂松之陰耶。抑又松仰君之陰耶。未可以知也。若其景情之適。君不知也。松不知也。予亦不知也。一日以告君。君笑曰。我樂之。而我未知所以然而爾。奚以知松之意如何。惟欲以風晨月夕吟哦於翠蓋之陰。而閔諸此大夫也。因記諸壁。癸巳陽月。半水杉原燁撰。

游瀧野川記

城北三里許。有一勝處。曰瀧野川。澄潭邃邱。峙然霆然。松樹繚繞。欝乎蒼蒼。最多楓樹。霜葉殊可觀矣。余與三友同游焉。是日天氣澄粛。興趨甚濃。一邱如伏牛背。髯松離聳。楓則居半。降邱而左盤。又隮一邱。上

有碍。碍後排榛莽援樹枝。俯而覗。崖壁直削可一丈。
一川環流。遙望兩崖對立。如洞門。其奥水漲濘迸落。
猶水晶簾。水聲大振。轟輪似遠雷。同游指告曰。是其
源矣。余聆水脈。濫漲頗猛。源亦當在近也。下邱而右。
渡橋傍川。又右。一洞呀然。中置天女祠。洞中水點點
灑落。不可久留。其前河水洞濫。清冽始見底。過前路。
入登一邱。上甚坦夷。翠林連聯。有不動明王堂。有天
女堂。兩三嫗架棚煎茗延客。喋喋可厭。店前左折降
崖。兩壁巉巉。引河水作小懸泉。注下僅丈餘。如一縷
白線。其下有板受之。飛沫四散。蓋浴者坐此板上也。

傍有一室。浴者脱衣之處矣。或云。浴者首疾頗癒。適
有兩人浴焉。余輩一観毛孔爽然。肌膚累累起粟。既
見彼浴。始甘心首疾矣。歸投店踞床而憩。兩崖壁立。
石峙水流。水聲振林樾。如暴雨大至。就中邱上楓色。
釀紅者。淡赤者。紫色者。映帶於翠松緑樹。若火齊與
琉璃攅立。而店前鴨脚葉葉作黄金色。呈媚於青雲
之表。景固非不奇。而同游者亦各自愛。不敢妄費七
歩才也。至夕日沒於松間。川面晃燿。金銀映發。滿林
楓色。與日光射映。張錦繍幕。則同游叫奇不輟。相與
恍惚如夢。漫吐胸蘊。以唱和。各有詩。余雖不能韻語。

亦狂頻捜句。賦悪詩一章而去。然則斯游亦文雅清興哉。嗟夫古人游一丘一壑。景與意會。意與景適。以詩以文檀栄於一世。嗟亦盛矣。余輩雖不能追古人萬一。景發詩趣。吟詠寫景。景得詩愈美。詩得景愈精。謂之山水交友。恐不以為過也。若夫徘徊於青松丹林之間。放歌酔舞。流連耽戀。既無一句半章之得。而不知白日之移陰。風林暮色之蒼然者。抑亦山水奴僕哉。游之日為天保四年上冬十二日也。同游曰中山白陽。曰關秋鷗。曰岸本蘭臺也。余則半水杉原煒也。

雷説

杉子毎雷鳴。瞑目嘿坐。面無人色。愕然掩耳。忽焉俯伏。望者以為狂也。客曰。雷何可懼矣。雷者天氣之欝而激而發也。蓋陰凝而莫散。物處而莫遂。風日之所不能燥。雨露之不能濕。雷一震焉。而凝者斯散。處者斯遂。穀麥得之而穣熟。艸木得之而暢茂。覆載之間。固不可無雷霆之威。而雷之為雷。既若此。苟其知雷之所以為雷。豈懼之有矣。余曰。固既知之。雖然迅雷衣服冠而坐。聖尼之所以敬天。余豈可易侮之哉。亦敬天而已。客仰而笑。俯而嗤曰。子欲掩其癖。託聖

巵以飾詞。訐亦拙矣。夫天地之威。不可輕侮。敬之固
然矣。而俯伏掩耳。何其敬之太甚矣。余舌若膠噤而
不可復言。謝曰。余誤余誤。實酷懼雷也。客曰。我將問
於子也。夫子之所以懼雷者。蓋又何故。豈為其聲之
轟轟焉。震蕩天地山川歟。怪雲飛電。景氣之可懼歟。
抑又為戕斷人壽橫絶性命歟。苟懼其震以忌雷乎。
巖牆之下。猶不可過也。溟渤之上。猶不可航也。蓋其
壓死覆溺者。固逢於其變耳。巖豈常壓人哉。海豈常
溺人哉。故彼震殺亦雷之變也。雷亦豈常震人哉。懼
其變。每雷鳴。惴慄失色。非愚則狂。抑又別有說乎。曰

有焉。初玄雲之起。若山之崔嵬。散而復止。止而復散。
雷聲殷殷。乍近乍遠。倏而大鳴。倏而小鳴。蓋其欲震
而未震也。當此時余不知手足之所措。猶羸卒在軍
鬪戰皷鼙聲股栗者。或立或走。或勉強讀書。而如老
婆誦經。掩卷茫然。不知所讀有何事也。或自奮寫字。
如疾書忙時之作。至脫半行或一行也。而非懼其聲
也。非懼其景氣也。固非懼其震也。既而雲如潑墨。風
颯颯鳴蒼林而來。木葉飛舞若鳥雀。大雨注至。勢如
建瓴。奔電爍灼。疾雷砰訇。木石皆應。當此時余目不
可正視。口不能吐言。頸岑岑加重。低垂俯伏。身如入

氷室。毛孔起粟。遂至以被衾。非懼其聲而然也。非懼其景氣而然也。固非懼其震而然也。及其雨霽雲收。涼颸生肘腋。人皆以叫絶快。而余則胸如鐵札。按拊撫摩。久而始癒。豈其氣之所感而然歟。蓋自懼之而未知其所以懼之也。不知其所以可懼。而徒懼之。予又以為狂愚乎。竊有説焉。凡知可懼而懼者。懼之淺者也。自懼之而未知其所以可懼則懼。斯為至矣。試擧此説。以語與余同癖者。必將以為知言也。客拊掌曰。今而後我知人之所以懼雷也。余驚曰。何謂哉。曰。是賦氣之偏矣。客退。戯書以解嘲。作雷説。

書知鳥卵題語 并叙

蝦夷有鳥。名曰書知。逍遙乎海面。巣於深林。故雖夷人亦罕獲其卵。而或得之者。不啻獲熊掌。直毀之一噏盡之。又不敢留意於殻也。適有游者焉。拾其殻於穢莽之中。既已粉解。携歸。贈中山白陽。白陽頗好奇。合其虀散。糊其裏面。固之以松脂。數閲旬始完之。旨質紫章。潤然如明珠。重巾覆筐。以珍襲焉。白陽余之親契也。需余之題語。事在前年之秋。遷延未果。今季春眠半日覺而思其事。漫吐囈語數言。以供君之一咲。

汝為何物。似石而非石也。似珠而非珠也。其非珠與石。則蓋是為卵歟。又非尋常雞鶩之卵也。鶴乎鷹乎。鴻鵠乎。孔雀文鶯之類乎。抑又為南溟之鵬歟。曰是北溟善知之卵也。汝何幸逢此寵。嘗汝之在厰鑾厚於氈裘之手。貽殼亦歸於纖芥。螻蟻不肯顧也。一旦去膻夷抵中華。晏如於筐筥中。橫臥於綿被上。孰其使然。汝宜勿厚謝一喙哉。雖然汝之精既在夷人肚中而已。汝之族果能復其名。宜喙夷人之精以復慘怨。扶搖重翅抵中華。止於白陽君庭樹。而長鳴以謝矣。君當必命畫手寫其形。懶仙又將題金襴五色之文矣。甲午馬日 懶仙燁題。

内閣文庫

半水遺稿卷之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